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发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并在印尼、菲律宾、南非、匈牙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台湾地区落地印刷发行

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1004期



盧清，福建福州人，1987年畢業于福建師範大學美術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裝幀藝術委員會委員、福建省綜合材料繪畫藝術委員會顧問、福建省平面設計協會顧問、福建省畫院特聘畫師、福建民盟書畫院常務理事、福州市政協文史研究員、福建朱子書畫院顧問。出版有《盧清插圖藝術》《盧清現代掛盤藝術》《意象-盧清當代繪畫》《意念-盧清綫描藝術》《意境-盧清風光速寫》等著作。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盧清：我聽見那些美在腹中穿行的聲音

“盧清對駕馭材料的敏感，較為從容地把握適度停頓，使作品呈現不同面貌。其中有以挫勝巧的情感流溢，也有對生命或宇宙秩序的琢磨和直喻。他若不休地從裝飾趣味邁向作品的深厚份量，我想他的藝術終趨向成熟。”1988年，在盧清現代剪紙藝術展的前言中，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范迪安，也是此次展覽的策展人如是評價。

這一晃過去三十多年了，盧清也退休了。三十多年來，盧清早已開始走上材料繪畫，獲得“材料敏感”。盧清長期從事插圖和各種繪畫創作，發表作品近千件，兼任近三十家雜誌的美術策劃設計工作，藝術與文學、藝術與視覺傳達、藝術與創作思考，盧清從沒有缺席過。而在工作之餘，他也從未放下過畫筆。熟悉他的人都曾感慨，他不是在上上班的路上，就是在畫畫的路上。三十多年來，他創作了幾千幅綫描畫，蒙堆起來，若高山了。綫描畫，這或許就是他苦練的基本功。有很長一段時間，熟知盧清的人，鮮少見他有大尺幅水墨作品，更難見其他的了，以為他祇會綫描畫，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都在探索創作研究，祇是很少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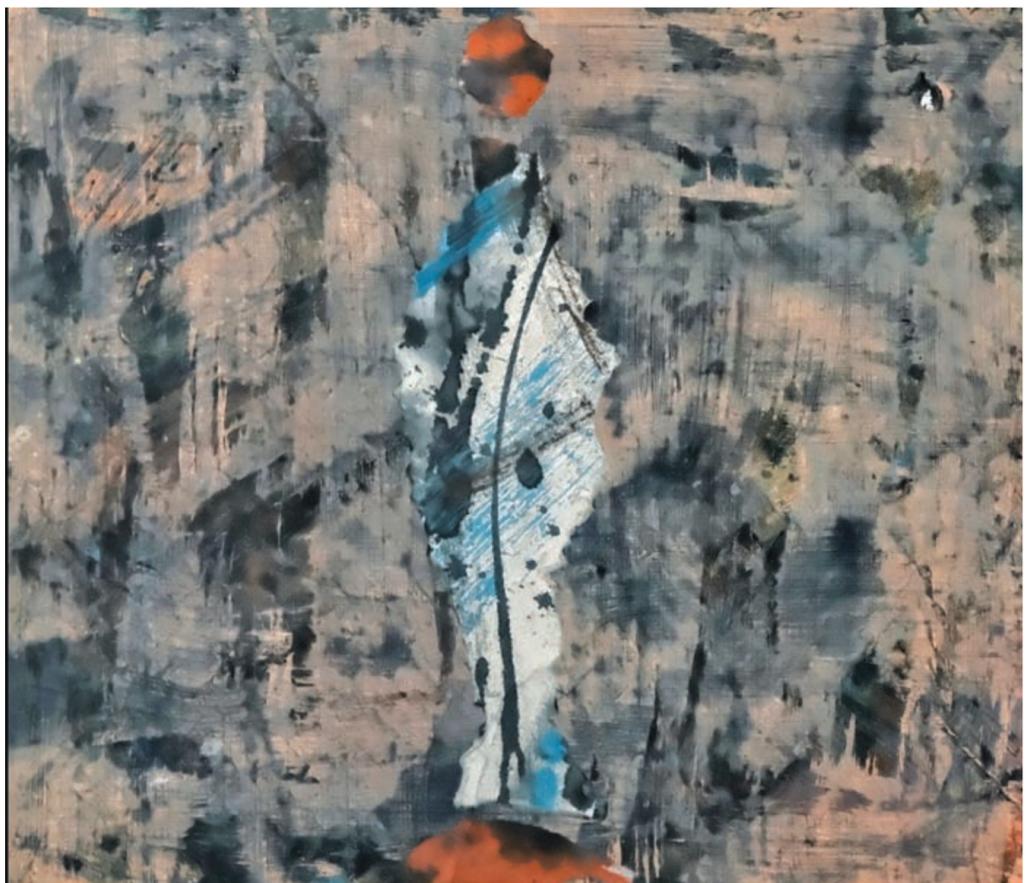
我與盧清交往近十年了。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沉澱，在努力尋覓心中“那處風景”。或許，不可得原因；或許，不到時而已。從他數千幅的綫描畫手稿裏，我看到盧清“繪畫揉碎在現實中”“繪畫揉進了他的夢裏”。有很常一段時間，在夜裏，他醒着卻睡着，睡了卻醒着。

我是了解盧清的，也知道他想為“世界”通過藝術提供“注解”，在無數翻轉之後，無數綫條纏繞之中，一些變化正在悄然發生。他勢必要找尋新繪畫途徑來消解這一痛苦的撞擊。顯然，通過綫描藝術、水墨，已無法讓他更加自由去表達那些“幸存的隱私”。我不知道，他經歷了多少夜晚的墜落，也不知道他經歷多少日夜的失意的“調色板”，或許沉重的路上，總會有輕鬆的一次返歸。是的，這一次終於來臨了。那就是他的綜合材料繪畫，“單畫種材料技法演進”“多畫種或多材料科技法的互滲融通”。綜合材料繪畫有別于其他繪畫藝術的主要特徵是涉獵材料的廣泛性及多種材料混合使用。這一綜合材料繪畫讓盧清找到一個更加自由的自己。原來那些束縛他的畫種、畫法早已用盡，已是“山窮水盡疑無路”的他迎來了“柳岸花明又一村”。

其實那幾年困擾他的就是怕“一成不變”“作繭自縛”。“有些人藝已止境，再畫下去有什麼意義呢？”“千篇一律，沒有探索、前行。”他總是不安分于眼前，卻又執着眼前。這就是複雜的盧清。其實盧清早已對“材料”“綜合材料”繪畫有一些他自己的探索。祇是那時祇停留在探索階段，還未定性，有些綜合材料繪畫作品一直不能參加全國美展，也未被美術界廣泛認可。

2009年第11屆全國美展中綜合材料繪畫被確立為單獨畫種。2010年中國美協成立了綜合材料繪畫藝術委員會，標志着綜合材料繪畫結束了在中國被看作“四不象”的尷尬狀態，有了合法的地位。

盧清始終關注這一變化，也在悄然中嘗試着前行。他所創作的《愛蓮說》就入選了第十三屆全國美展。然而，他也祇是做了少量作品。究其原因，我不得而知。或許那時候，他依然在崗位上忙碌着。而綜合材料繪畫，對創作空間要求也比較高。我知道盧清創作室就是他的家。他不可能在家裏進行綜合材料繪畫。有些材



▲《遠古的記憶》

料是對皮膚會有敏感，甚至也有異味等。

他深感自己的藝術“春天來了”是在退休後。他不再為工作忙碌而分心了。他開始用丙烯畫、漆材料、紙張等質料媒介，在新水墨創作融入綜合材料的運用，在創作過程中通過水墨加丙烯、水墨加大漆、水墨加火烤，進行各種多元的探索，或潑灑或滴或打磨等行動語言，身體力行表達藝術創作的激情和活力，使物的材質對藝術進行深入充分融合，最後呈現的作品帶有一種樸素的高級感，透着豐富的哲理性，巨大體量感的展現方式，給我們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陷入無窮無盡的沉思。

真正的藝術是離不開精神的依托。而精神養成非一日之功，是長期的思考與感悟的。藝術家若沒有精神性的顯現與隱喻，那麼就沒有靈魂性可言。正如馬爾庫塞所指出的：“文化的美在根本上是一種內在的美，它祇有從內部才能觸及外部世界。文化的王國在根本上是靈魂的王國。”

人類總是在懷疑與確信中，在承當與超越中，在現實與理想中痛苦掙扎，因而得以“活”下去。人類之“活”實際上是人性的永恆性賴以傳遞的。盧清深有感觸。他在尋找精神性的同時也在對精神再一次尋找，從完整到不完整再到完整的遞進中，不斷尋找自己的精神語言。這似乎是他等待一次集中爆發的唯一理想。他的天性與人性使命與綜合材料物性緊緊融合在一起，也在這裏找到他的藝術家園，並準備獻身于這個家園的清理與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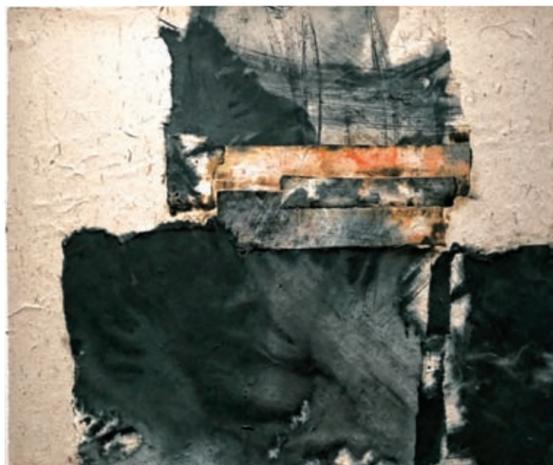
我想這是盧清真正一次釋放自我的表達。那些精靈來自暗夜下的盛宴，在那深不可測的中心地帶回到了眼前。那些令人心悸的顫栗，籠罩已久的事物，直到繪畫落成，直到現在，他終於看清了她們。通過藝術點亮一盞燈，在畫面上，材料物性上，聽它們靜靜地說。盧清早已忘卻自己是個繪畫者，于材料繪畫而言，他是一個沉默的傾聽者，在他的每一次打磨或焚燒中，都是一次幻化而出的精彩。

他敏感于每一種材料物性，而物性貼近了他的心性。每一次創作，都帶着激情，就像一個瞎子，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手上，他已經不再相信所謂構思。被拒絕還是接受，都依着心性走，依着物性走。他祇是在復雜的生活現象中找到一個衝動點，找到一個藝術的美感表達的瞬間狀態。

“微妙玄通”或許就是他追求的。唯能“致精微”方可臻廣大，達通化，事之道理在此。盧清努力表達他的藝術精神主張，在平凡的生活裏抵達人性敬慕的瞬間，生命狀態細微體驗與精神的剝離，聽到美在腹中穿行而過的聲音。

盧清，已越來越“清”。“清”的是一種顏色就是他的一切，早已隱藏在他心裏；“清”的是他藝術清醒的表達，在與綜合材料的物性裏，在每一次創作的相遇，他的靈魂自由綻放。

“藝術無休”。我想一首被打碎的靈魂之歌，會在盧清的心裏歌唱，直抵他藝術創作的新高地。（筆聞）



▲《俯視的村莊》



▲《飛魚》



▲《佛系》

